

文学
文库

复
活

T512.44

学
社



·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普及本

复活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复 I512.44
23-2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普及本

复活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北京



394057

(京)新登字 002 号

Л. Н. ТОЛСТОИ
ВОСКРЕСЕНИЕ

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 1964 年版(托尔斯泰
二十卷集)第十三卷并参照莫德英译本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活/(俄)托尔斯泰著;汝龙译.-北京:人民文学
出版社,1996.8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普及本)

ISBN 7-02-002233-2

I.复… II.①托… ②汝… III.长篇小说-俄罗斯-
近代 IV.I51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1614 号

装帧设计:李吉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439 千字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15.125 插页 2

1957年2月北京第1版 1979年3月北京第2版

199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定价 19.90 元

前 言

托尔斯泰的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和《复活》。《复活》写于一八八九至一八九九年，属于他晚年的作品。作者在世界观转变以后，思想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而使后期的作品显得很复杂。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出生于俄国一个大贵族家庭，本人是伯爵，早年受西欧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所以在他的前期创作，即十九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作品中，既不满于专制农奴制、贵族阶级的寄生和腐朽，又憎恶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但还寄希望于“理想”的贵族，幻想通过温和的改革使贵族和人民“互相亲近”，变矛盾为“和谐”。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社会的激烈变动，加上本人紧张的思索，引起了他的世界观的剧变。他抛弃了上层贵族地主的一切传统观点，完全否定他所属的那个阶级，转到宗法制农民的观点上来，成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广大农民群众思想情绪的表达者。同时，他又提出“勿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博爱”等作为救世新术。这两个互相对立的方面，使托尔斯泰显得既伟大又可笑。而《复活》恰好是这两个对立面的体现。

托尔斯泰的许多作品往往有真人真事为基础，《复活》也一样。一八八七年六月，彼得堡某地区法院的检察官科尼来到托尔斯泰的庄园作客，讲述了他接触的一个案件：一个叫罗扎丽·奥尼的妓女被指控偷窃醉酒的嫖客一百卢布，判处监禁四个月。一位出庭当陪审员的青年贵族，认出了她就是当年被他诱奸过的亲戚家之养女，那时她才十六岁。他良心发现，要求同女犯结婚以赎回过失，请求科尼协助解决。这个故事启发了托尔斯泰的灵感，他便想据此写一本以忏悔为主题的道德教诲小说。在十年的创作过程中，几经反复思考，六易其稿，终于成书。但此时作者谈到小说的主题思想已是“要讲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欺骗”，“也要讲专制制度的可怕”。

30362109

确实,《复活》对俄国社会的揭露和批判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它以主要的篇幅揭露法庭、监狱和政府机关的黑暗,揭露官吏的昏庸残暴和法律的反动。在堂皇的法庭上,一群执法者各有各的心思,随随便便将一个受害的少女马斯洛娃判刑。在主人公不服上诉的过程中,又进一步暴露了沙皇政府机构从上到下都没有好人:国务大臣是个贪贿成性的吸血鬼,枢密官是镇压波兰人起义的刽子手,掌管犯人的将军极端残忍,副省长经常以鞭打犯人取乐,而狱吏也以折磨犯人为能事。作者据此愤怒地指出:人吃人的行径并不是从原始森林里开始,而是从政府各部门、各委员会、各司局里开始的。

小说又撕下了官办教会“慈善”的面纱,暴露神父麻醉人民的骗局,让人们看清俄国政府和教会狼狈为奸的实质。小说不但比托尔斯泰过去的任何作品都更为深刻地指明了农民贫困的根源是地主的土地占有制,而且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农民带来的双重灾难。这些方面无疑是小说的精华,可以说《复活》恰好反映了千百万农民要求彻底铲除官办教会、打倒地主阶级及其政府、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并且进一步消灭资本主义剥削的愿望和决心,托尔斯泰实际上提出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托尔斯泰的确是伟大的思想家。

但是小说在反对政府及统治阶级压迫和奴役人民的同时,却呼吁“禁止任何暴力”,否定暴力革命;在反对官办教会的伪善时,却主张信仰“心中的上帝”,号召人们“向你心中的上帝”祈祷,“天国就在你们心里”;反对地主和资产者的剥削也只停留在软弱无力的怨诉、咒骂上。更有甚者,作者的“博爱”思想竟包括“爱仇敌、为仇敌效劳”,小说宣扬“要永远宽恕一切人”,这就不但是错误,而且在俄国革命形势日益逼近的年代,越发显得反动了。《复活》里的这些内容显然是有害的。

所以,列宁在评价托尔斯泰时说得很中肯:托尔斯泰一方面“在晚期的作品里,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达到“撕下了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是“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作品”的“天才的艺术家”;另一方面,他是狂热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等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

托尔斯泰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丰满而复杂的形象——涅赫柳多夫公爵，这是一个“忏悔”贵族的典型。作者是运用他的“心灵辩证法”，即通过这个人物的思考和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充分展示人物思想的辩证发展，来刻画人物的。

涅赫柳多夫出于贵族阔少的劣性，诱奸了天真纯洁的农奴少女马斯洛娃，从此把她推入堕落和不幸的深渊。但是，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恶行，而且是贵族阶级对他影响的结果。他本来是一个纯洁善良、有理想、追求真正爱情的青年，贵族家庭养成了他的种种坏毛病，贵族社会和沙俄军界纸醉金迷、放浪荒唐的生活风气又使他堕落，促使他去损害马斯洛娃。因此，他是贵族地主阶级罪恶的体现者。

他由于青年时代受过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个人身上的善良品性也还没有完全泯灭，加上他有寻根究底的好思索的性格，使他和别的纨绔子弟多少有些不同。所以十年后他在法庭上重新见到马斯洛娃时，才能被她的悲惨遭遇震惊，产生了忏悔之心。他先是承认自己“犯了罪”，决定替被冤枉判刑的马斯洛娃上诉申冤，借以挽救她，也为自己赎罪。当他奔走于各级政府机关，活动于权贵之门时，看到统治阶级和国家机器的专横无理，逐步意识到本阶级的罪孽深重。在忏悔和醒悟的涅赫柳多夫眼里，原来习以为常的生活骤然变了个样，一切都显得是罪恶的了。他愤怒起来，揭露了法庭、监狱、政府机关和官办教会的黑暗。他看出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用来养家活口的土地，都被地主夺去了”，还有资本主义对他们的祸害。于是他大声疾呼：这种可怕的情况“万万不可再继续下去了”。所以他又是贵族地主阶级罪恶的揭露者和批判者。

这种揭露和批判是来自旧营垒中的反戈一击，所以就特别有力。不但如此，他还进一步对革命者产生了同情心，决定交出土地，到西伯利亚去，有了投向人民的表示。在整个过程中，他的贵族阶级旧性不断死灰复燃。因此他每走一步都要经过痛苦的斗争。这一切都使得这个人物形象显得丰满和真实可信。

涅赫柳多夫出现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俄国，当时农民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白热化，他的忏悔和对本阶级的背离，表明贵族地主阶级内部分崩离析。他的这些活动正好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本质。

然而涅赫柳多夫究竟旧性荡涤未尽，他只能在“爱”的宗教里求得解脱，宣扬起“勿抗恶”和“道德自我修养”来，甚至干脆捧出《福音书》来宣传“爱仇敌、帮助敌人”的教义。这个形象变得更为复杂了。这是他贵族阶级的局限性，也是作者世界观的局限性。

同样，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马斯洛娃也是个成功的人物形象。总之，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现实中的典型，他们的性格既复杂，又是完整的，其思想性格的发展变化都是合乎逻辑的。不过作者认为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每个人身上仿佛都有“兽性的人”和“精神的人”在互相对抗，“兽性的人”占了上风，人就作恶；“精神的人”取胜了，人就向善。这种离开了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以“人性”和“兽性”的矛盾来解释人的堕落、忏悔以及精神“复活”等问题，是令人不能接受的。然而《复活》依然是一部辉煌的巨作，它以深刻的描写而震撼着人们的心灵，空前的成就使它登上了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并成为不朽的世界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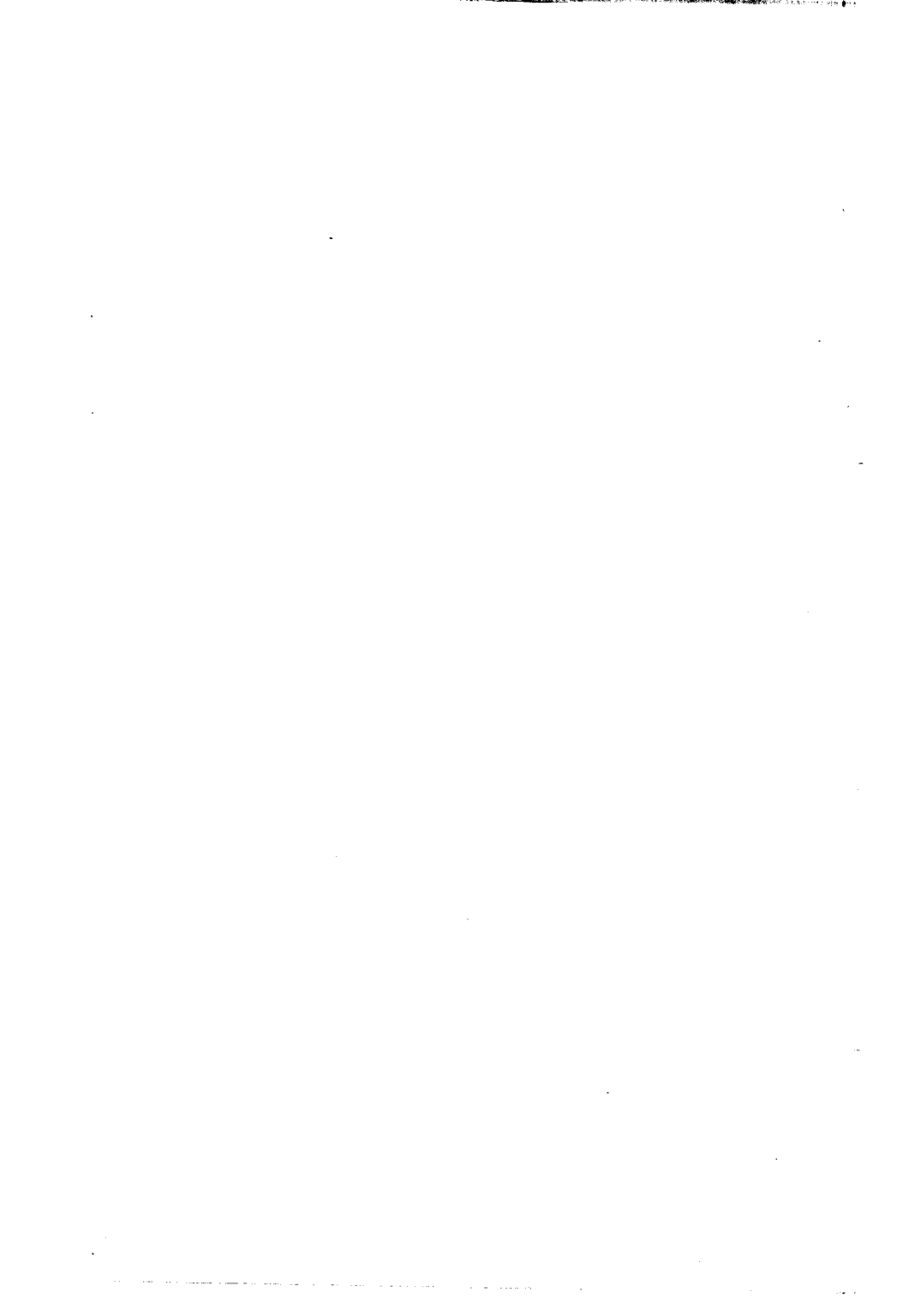
李明滨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日

目 次

第一部	1
第二部	211
第三部	385

第一 部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至第二十二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么？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



——

尽管好几十万人聚集在一块不大的地方，而且千方百计把他们居住的那块土地毁坏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把石头砸进地里，害得任何植物都休想长出地面，尽管出土的小草一概清除干净，尽管煤炭和石油燃烧得烟雾弥漫，尽管树木伐光，鸟兽赶尽，可是甚至在这样的城市，春天也仍然是春天。太阳照暖大地，青草在一切没有除根的地方死而复生，不但在林荫路的草地上长出来，甚至从石板的夹缝里往外钻，到处绿油油的。桦树、杨树、稠李树生出发黏的清香树叶，椴树上鼓起一个个正在绽开的花蕾。寒鸦、麻雀、鸽子像每年春天那样已经在欢乐地搭窝，苍蝇让阳光晒暖，沿着墙边嗡嗡地飞。植物也罢，鸟雀也罢，昆虫也罢，儿童也罢，一律兴高采烈。惟独人，成年的大人，却无休无止地欺骗自己而且欺骗别人，折磨自己而且折磨别人。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并不是这个春天的早晨，也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而赐下的这个世界的美丽，那种使人趋于和平、协调、相爱的美丽；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却是他们硬想出来借以统治别人的种种办法。

因此，省立监狱办公室里的人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就不是所有的动物和人都在领受的春天的恩情和欢乐，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却是前一天收到的一份编了号码、盖着官印、注明案由的公文，那上面要求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以前，务须把三名看押在监而且受过侦讯的犯人，一男两女，送到法院受审。在那两名女犯当中，有一名是主犯，必须单独押送。于是现在，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点钟，遵照那个指令，看守长走进了女监的昏暗而恶臭的长廊。跟着他走进长廊的是一个女人，面容疲惫，鬓发花白，穿着制服，袖口上镶着金黄色的丝缘，拦腰系一根蓝边的腰带。这是女看守。

“您是来提马斯洛娃吧？”她问，跟值班的看守长一起走到长廊上一个牢门跟前。

看守长哗唧一响开了铁锁，拉开牢门，顿时有一股比长廊上还要

臭的空气冲出来。他吆喝一声：

“马斯洛娃，过堂去！”说完，他又关上牢门，等着。

就连监狱的院子里也有新鲜的郊外空气，令人精神爽快，这是由风刮进城里来的。然而长廊上的空气却饱含着伤寒病菌，充满粪便、焦油、腐物的臭气，凡是新来的人立刻感到萎靡不振，心境郁闷。女看守虽然已经闻惯恶劣的空气，可是乍从院子里走进来，也还是生出这样的感觉。她一走进长廊，就忽然感到疲乏，困倦。

牢房里响起忙乱的声音，那是女人说话声和光着脚板走路的响声。

“我说，快着点，马斯洛娃，手脚麻利点！”看守长对着牢门喊道。

过了两分钟光景，一个身量不高、胸脯颇为丰满的年轻女人迈着矫健的步子走出牢门，很快地转过身来，在看守长身旁站住，她里边穿着白上衣和白裙子，外边套一件灰色长囚衣。这女人脚上穿着麻布袜子，袜子外面套着囚犯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分明故意让几绺鬈曲的黑发从头巾里滑下来。这女人整个脸上现出长期幽禁的人们脸上那种特别惨白的颜色，使人联想到地窖里马铃薯的嫩芽。她那双短而且宽的手和从囚衣的肥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白脖子都是这种颜色。在那张脸上，特别是由惨白无光的脸色衬托着，她的眼睛显得很黑，很亮，稍稍有点浮肿，可是非常有生气，其中一只眼睛略为带点斜睨的眼神。她把身子站得笔直，挺起丰满的胸脯。她走到长廊上，微微仰起头，照直瞧着看守长的眼睛，停住脚，准备着不管要求她做什么，她一律照办。看守长打算关上牢门，不料有一个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从牢门里探出她那张苍白严厉的皱脸来。老太婆开口对马斯洛娃讲话，可是看守长把牢门抵住老太婆的脑袋关上去，那个脑袋就缩回去了。牢房里响起女人的哄笑声。马斯洛娃也微微一笑，转过脸去瞧着牢门上一个安着铁条的小窗口。老太婆在里边把脸凑到小窗口上，用沙哑的声音说：

“顶要紧的是别说废话，要一口咬定你的话不改。”

“只好好歹有一个解决办法算了，反正总不会比现在这局面要糟，”马斯洛娃说，摇摇头。

“当然，解决办法只会一个，不会有二个，”看守长说，露出做长官的人俨然相信自己讲话很俏皮的神色。“跟着我走！”

小窗口里露出来的老太婆的眼睛不见了。马斯洛娃走到长廊中间，迈着很快的碎步跟着看守长走去。他们顺着一道石砌的楼梯下去，走过比女监更臭、更嘈杂的男监，各处牢门上的小窗口里都有眼睛盯紧他们。然后他们走进办公室里，已经有两个持枪的押解兵在那儿站着。坐在那儿办公的文书员把一份沾满烟味的公文交给一个兵，指着女犯说：

“这个女犯交给你了。”

那个兵是下诺夫哥罗德的农民，红脸膛，有麻子，他把公文掖在他军大衣向外翻的袖头里，笑吟吟地向他的同伴，一个高颧骨的楚瓦什人^①，挤一下眼睛，目光指着那个女犯。两个兵就押着女犯走下楼梯，往监狱的正门走去。

正门上的一扇小门开了，两个兵押着女犯跨过小门的门坎，来到院子里，再走出院墙以外，然后顺着马路中央穿过闹市。

马车夫、小铺老板、厨娘、工人、文官纷纷停住脚，好奇地打量着女犯。有的人摇着头暗想：“瞧，这就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坏行径闹出来的下场。”孩子们战兢兢地瞅着那个女强盗，心想多亏有兵跟着她走，她现在已经不能为非作歹，他们才放了心。一个乡下人已经卖掉煤炭，在小饭铺里喝饱了茶，这时候走到她跟前，在自己胸前画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女犯涨红了脸，低下头，说了一句什么话。

女犯感到众人的目光向她这边射过来，就没有扭转头，悄悄地斜起眼睛膘一下那些瞧着她的人。这种对她的注目，使她暗暗高兴。这儿的春天的空气，同监狱里相比，清爽多了，也使得她高兴。不过她已经不习惯于走路，又穿着笨重的囚犯棉鞋，她的脚在石块上走得很痛，她瞧着脚底下，极力想走得轻一点。女犯走过一家面粉店，门前有些鸽子走来走去，摇摇摆摆，没有人来欺侮它们。女犯的脚差一点碰到一只蓝灰色鸽子，它就扑拉拉飞起来，煽动着翅膀，飞过女犯的耳边，给她送来一股风。女犯微微一笑，然后想起她的境况，就沉重地叹一口气。

^① 俄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居住在欧俄的东北部。

二

女犯马斯洛娃的身世是极其平常的身世。马斯洛娃是一个没出嫁的女农奴的女儿，她母亲在乡下随着饲养牲口的外祖母一起，在两个身为地主的老处女手下做工。那个没出嫁的女人每年都生孩子，而且照乡下常有的情形那样，孩子受过洗，后来母亲却不给这种不受欢迎的、不需要的、妨碍工作的孩子喂奶，他们很快就饿死了。

已经有五个孩子照这样死掉。他们都受过洗，后来却吃不到奶，就死了。第六个孩子是同一个过路的茨冈^①私通后生下来的，是个姑娘。她的命运本来也会一样，可是事有凑巧，那两个老处女当中有一个到牲口棚里来了一趟，责骂饲养牲畜的女工不该把奶油做得有牛脾气。正好产妇带着美丽健康的娃娃在牲口棚里躺着。老处女为奶油骂了一阵，又骂她们不该让刚生过孩子的女人睡在牲口棚里，说完正要走开，忽然看见那个娃娃，就动了恻隐之心，表示愿意做孩子的教母。她果然给小姑娘受了洗，事后怜惜她的教女，常给那母亲送些牛奶和钱去，小姑娘就活下来了。两个老处女从此叫她“救下来的姑娘”。

小孩活到三岁，她母亲得病死了。饲养牲畜的外祖母嫌外孙女拖累，于是老处女就把小姑娘带到她们房中去。这个黑眼睛的小姑娘出落得异常活泼可爱，给两个老处女解了不少闷。

老处女是姊妹俩：妹妹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心地比较善良，给小姑娘受洗的就是她，姐姐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却比较严厉。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把小姑娘打扮起来，教她念书，打算收她做养女。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却说应当叫她做女工，做得力的使女，所以挑剔很严，遇到心绪不好就处罚小姑娘，甚至打她。于是小姑娘处在两种影响之下，临到长大成人，就成了半是婢女，半是养女。连她的名字也不

^① 或译吉卜赛，一个过游牧生活的民族。

高不低：既不叫卡特卡，也不叫卡坚卡，而叫卡秋莎^①。她做针线活，收拾房间，用白粉擦亮圣像的铜框，烤肉，磨碎咖啡豆，煮咖啡，洗零碎东西，偶尔陪两个老处女坐着，给她们朗诵书本。

有人来给她提亲，可是她一个也不肯嫁，觉得跟那些向她求亲的劳动人民一起生活未免太苦，她已经过惯地主家里的舒服日子了。

她照这样一直生活到十六岁。她满十六岁那年，两个老处女的侄子，一个大学生和家财豪富的公爵，到她们家里来了。卡秋莎暗自爱上了他，却不敢对他明说，甚至也不敢对自己承认。后来过了两年，这个侄子在奔赴战场的旅途中顺便到姑姑们家里来住了四天，在临行的前夜诱奸了卡秋莎，第二天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他走后过了五个月，她才确定她自己怀孕了。

从那时候起她对一切事都厌烦，一心想着怎样才能避开等待着她的耻辱。她非但服侍老处女不热心，敷衍了事，而且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忽然发起脾气来。她对老处女说了不少顶撞的话，事后懊悔了，就要求辞掉工作。

两个老处女对她很不满意，就把她辞退了。她从她们那里出来后，到一个警察分局局长家里去做使女，可是在那儿只待了三个月，因为那局长虽是五十岁的老头子，却一味调戏她，有一回逼得特别紧，她心中火起，骂他“蠢货”和“老鬼”，使劲推他的胸脯，把他推倒在地。她因为无礼而被辞退。这时候她无须再找工作，不久就要分娩了。她搬到乡下一个寡妇家里去住，那人是接生婆，兼做酒生意。她分娩顺利。可是接生婆给村里一个有病的女人接生，把产褥热传染给卡秋莎。她的小男孩只好送到育婴堂里去，据送去的老太婆说，孩子一到那儿就立刻死了。

卡秋莎当初搬到接生婆家里，身边一共带着一百二十七卢布，其中二十七卢布是做工挣来的，一百卢布是诱奸她的人送给她的。可是等到她离开接生婆的家，身边只剩下六卢布了。她不会省钱，不但自己花，而且别人向她要钱，她也总是给。接生婆收她四十卢布的生活费，算是两个月的伙食和茶叶钱。为了送孩子她花掉二十五卢布，

① 她的正名是叶卡捷琳娜，卡特卡是这个名字的简称，卡坚卡是比较高雅的爱称，而卡秋莎则是比较普通的爱称。